

果园

王川

我看到了秋天最后的果实。果园之上，是瓦蓝的、遍布凉意的天空。那天，是霜降，秋天最后的一个节气。

“最后”与“最后”的相遇，意味着结束或者重新开始，如生命的末尾与起初。大地与植物分别沉入冬天，共同进入同一类循环。只有最后的果实隐藏在密集的枝叶里，仍遵守着季节和土壤的约定与承诺，以饱满的脆与甜，迎接采摘与收纳，仿佛是将春天就开始用花瓣聚拢的阳光，通过长达半年之久的酝酿，以一颗颗鼓胀的圆润，坦然地扑入一只只张开的手掌。我不知道，阳光、空气、水分、土里的矿物质、尿素、瓜果壮蒂灵、磷酸二氢钾、牛羊鸡粪，还有黄河口土壤的特有盐碱，是如何通过被子植物门、蔷薇科属的缜密筛选，以肉眼看不到的密致网络，输送到花紫

与簇叶的，我只知道，大概饶薄也能变作一种丰厚，人类可以通过辛勤的劳作和饲养，通过每一棵果树，再将淳化的营养与甘甜收归人类自身。

每一年秋天，我都去采摘苹果。这种口感清脆或香软之物，可以带来与季节同步的欢愉与满足，仿佛错过就失去了上帝的一次垂爱，失去了大自然奉送的贮存已久的阳光与温暖。秋天的果实也可以在冬天打开，那些始终封存芬芳，会引发沉睡了一年的想望，使岁月的更替拥有着某种神秘的隐喻，如果以一种快乐的滋味结束当年，苹果的句号比任何事物都更圆满。

我喜欢在苹果园畔的漫步，一片高于我自己的绿色海洋不会有任何压迫之感。果园的波浪是由一片片树叶的分子构成，那浓密的墨绿只能湮没人影，而抛出与果实同样

清脆的笑声。每一棵果树都有供人攀附的枝杈，它们的长势如此周到，清风过来则彬彬有礼地鞠躬、招手；每一道目光掠过，都尽力露出腋下的累累果实。当岁末渐渐收紧了它的口袋，只有这片果园依然无私地呈现着它的慷慨与馈赠。

果园是一部启示录，在即将结束的时刻，才能接近完整和圆满。在意义的集结处，之前的乐章才被衬托得更加华美、繁丽。季节在跌宕起伏的铺叙后，涌动为一个高潮，果实跌落，大地一片休止、静息。它呈现的绚烂与丰厚，仅是自然流动的过程，没有任何炫耀，是不着相的布施。丰收只是对人类而言的意义，因而，它在大地上的书写更加独立而高贵。也并非是它主动奉献了“智慧之果”，让亚当、夏娃拥有了识别善恶丑恶的能力，相反，是在一条蛇的引诱下，它无

辜的果实才变作了人类失去伊甸园的“外归因”和“替罪羊”。然而蛇（撒旦）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了果子，眼睛就亮了，你们便和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了。”与行走在伊甸园里的无知无觉的生命相比，我倒更赞美蛇的启发与善意，“原罪”并非来源于一只苹果，而是人类渴望与上帝平等所付出的代价。这让我联想到产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“蛇果”，它的形状与苹果相似，曾一度令我误认为是苹果的一种。尽管是音译的名字，与蛇并无任何关系，更与产自中国的苹果没有任何关系。于是，在得知了真相后，它译名中的那一个字，不知怎么，就让我断然区分了两块抑或更多不同的人与土地。苹果拥有了本当属于它的地缘性身份，我终于在触觉与口感中作出了带着偏好的判断——在我们的土地上，

成熟的甜不需要一层带着釉色的厚皮包裹，它的呈现是直接的，回味却是含蓄而悠长的。它多汁的分子闪烁着晶莹，它以一种圆润的剔透证明着自身——从古至今，没有被“原罪”的忏悔遮蔽和浸透。

果园往往是缄默的，即使离大海如此之近，离冬天的季风如此之近，离瑟缩的寒冷如此之近，我也听不见它颤抖的声音。它小心地呵护着枝头的每一次坠落，以提前抖落的叶子铺就了一个温暖的巢穴，何况，所有的坠落都被柔软的大地承接。在黄河塑造的冲积平原上，深秋的果园如一位沉思与微笑的长者，他追思的记忆浩瀚无际，就像你在果园里散步，能想起许多春天和更为遥远的往事，并被万物的生长一再打动——它们是如此地与你息息相关。每一类成长都包含着岁月的共同音色。

车窗上的月亮

王德亭

从“金秋文学周”稷下大讲堂出来，上了公交车，在逢站必停的颠簸中开到公交车换乘点，已是夜幕笼盖了。搭上返临淄的公交车，万家灯火扑面而来，又倏然而去，进入眼帘的又是一轮新的灯火了。

回家的公交车，这辆是今天最后一趟了。我赶上了这个“店”，心里有一份踏实，虽然明知这不是小市民的踏实。这个车停靠站点多，一拨一拨的人涌上来，公交车成了一个“填鸭”。

坐公交车，我有个习惯，必摊开一本书在腿上，才能摒绝盈耳的聒噪，独享内心的宁静。可是这时候，车厢内的光线已不足以让我看清书上的字句。我耳根一阵热，我得向谁承认，是我错了。可是看看四周，没有一个人在乎我，他们有的眯眼打盹，有的眼珠子掉进手机里去。或许，这也正是当下社会的一种情态。扭头一瞥，发现一柄锄头挂在车窗上，这柄锄头被岁月磨砺得贼亮贼亮，让我心里一动。她是上天送来破我岑寂的吗？“可怜九月初三夜，露似珍珠月似弓”，十一月初六的月亮丰满多了，不好

说是“弯月如弓”了。时间之船载着我们飞快地游走，向元旦、向“年”迫近，我们身不由己。

月亮在走。汽车走，月亮也走。月亮在车窗上，天现出青色来，——碧海青天夜夜心。扶手、灯影，都在玻璃上显影，与月亮争夺领地。

汽车走，我也走。我听见月儿于我耳边悄语：“你固执得可以。”

今天是文化周的最后一天。天气清冷，冷得钻骨透髓。我已打消了参加的念头，可是朋友的提醒撩拨了我的情绪。下午作家的报告会，他的作品我是在心的。翻箱倒柜找了几本旧刊，有他的中、短篇小说代表作。我应该跑一趟书店，是时候了。如我所愿，我带回了他的那本新书。我在去时的公交车上，就有了一次异于平常的阅读。

“车辆起步，请扶好站稳，下一站玉黛湖。”“乘客们，玉黛湖到了，请带好随身物品。”在这种不断地提醒中，乘客们走了几个，又涌上来几个。

月亮在车窗外看着我。月亮很妩媚。

虽是周日，上千人的讲堂座无虚席，读者们侧耳静听，进入了状态。一条大运河启蒙了作家的创作，一条河也成就了他，这条河给了他丰富的想象力。他出生在运河边的一个村庄，他想去远方而无法抵达，最好的享受就是上学时考出好的成绩，父亲带他去一趟县城。想象的翅膀可以带他去远方，就像河里的一朵浪花，下一秒在哪里，下一分钟在哪里？对于这条河，他充满感激，他说倘若说黄河、长江是我们的生母，那么大运河就是我们的乳母，我们的奶妈。他的演讲让我们神往文学世界。

读者的热情燃烧起来，台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希望得到作家在书上或笔记本上的签名，题词。我也是这长长队伍中的一员。抱着一册新书，抱着一摞旧刊——刊发《花街》《人间烟火》《如果大雪封门》的旧刊，蒙上了岁月积尘的旧刊，因为蒙福，或许它们却与我一样激动。在《如果大雪封门》上签名时，作家说，是哪本杂志？他两眼一亮，我内心安妥。我似得到了某种肯定，某种慰藉。我的文学



初心，我的文学路！一位老成的朋友帮我搬动书架时说：“富贵人家。”我解嘲说：“秀才搬家，除了输（书）还是输（书）。”

月亮贴着车走。路边的树被冷霜和寒风扫光了树叶，光溜溜的枝条什么也挂不住。月亮也挂不住。这个世界仿佛一下子被收走了秘密。所有的秘密再也不成其为秘密。无牵无挂的枝条完成了对月亮的分割，摇摇头，却无法摇落月亮。月亮在我眼前迷离着，迷离着，不离不舍。蓦地，我心里涌起

无限柔情。我眼圈一热，我怎么还这样易于感动，易于伤感，是基于底子里的脆弱？在月亮面前，我如被剥光了衣服的少年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。似乎，月亮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事：你是从一个“文学青年”走来的，在这词已黯然无光的年代，依然在文学的圣殿之外独行。是在向你招手么，月亮，起舞清影，那可是文学伸出的橄榄枝？

车窗上的月亮倏然消失了，车窗外是楼林，是遮蔽一切的楼林。城市不欢迎月亮吗？我怅然若失。

药罐里的孝道

张惠新

家里有个白瓷药罐，上面有束飘逸的兰草，姿态生动。药罐外表白净的瓷釉已被烟熏火燎覆上了层焦黄色，一看就是老物件。前不久，老父亲从橱柜里把药罐拿出来，刷洗干净，准备用它给母亲熬药。一年前，母亲意外胸椎骨折，因年龄大不能动手术，只能保守治疗，喝汤药慢慢调理。白瓷药罐在火炉上腾腾起阵阵白雾，散发着浓郁的中草药味。我依稀记得，这是许多年前母亲拿来常常给外婆煎药的药罐。

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，外婆只生下我母亲一个孩子。她白天下地挣工分，晚上纺花织布，卖了钱补贴家用。母亲长大后，外婆更是

省吃俭用地供她读书。外婆因常年在织布机前劳作，腰弯得厉害。八十岁那年，不小心摔了一跤后，就卧床不起。母亲在外婆的床前伺候了整整五年。外婆晚上爱起夜，母亲索性支张小床，守在身边。一有动静，就上前查看。母亲有高血压的毛病，有两次起得猛了，差点晕倒在地，父亲吓得不轻。后来，每到夜晚，父亲母亲就轮流看护。五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伺候，外婆是在亲人的呵护下，没有痛苦地离开。

母亲照料外婆那些年，从没听她抱怨过一句。每天一早起床，就给外婆做她爱吃的、利于消化又有营养的鸡蛋羹。碧绿的小香葱切

碎，放进蛋液里，加少许盐和水，搅至蛋液成细密均匀的小泡沫。搁置三五分钟，待泡沫消失，大火蒸八分钟。多一分，蛋羹会老；少一分，蛋羹太嫩，碗底还是液体不成形。看似蒸鸡蛋羹这样简单的事，母亲也都是掐着时间算好的。给外婆洗漱，喂完饭，母亲就去洗夜晚外婆濡湿换下的衣服。清新的衣物晾晒到院子里后，趁阳光正好，母亲还要抱外婆坐圈椅上晒太阳。母亲体力有限，也已年过五十，每次搬动外婆，她都累得满头大汗，满脸通红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母亲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。后来每逢阴天下雨，时常发作，疼起来不能翻身，不能下地走路。

那时已瘫痪在床的外婆怕累坏女儿，常常推三阻四不愿到院子里去。可一旦坐上那把老式圈椅，外婆就很舒服地闭上眼睛，微仰着脸。树荫筛下金灿灿的阳光，抚摸着她枯瘦布满皱纹的脸颊。母亲轻执一把桃木梳子，说笑着给她梳理头发，按摩肩背和胳膊腿。院子里，粉红色的夹竹桃花，散发着悠悠的馨香，映衬着母亲和外婆的笑脸，格外好看。

外婆一身病，全靠汤药调理。母亲必须每天准时守在炉火前，煎煮汤药。每天熬药，母亲要花去两三个小时。她首先把药材清洗浸泡半个小时，再按水和药的比例熬制。不仅细心掌握火候，还要看着

时间观察汤色。熬出第一锅，倒出汤汁，再续水熬第二锅。药熬好了，盛进瓷碗里，母亲总要用白瓷小勺先尝一尝，才端过去，服侍外婆趁热喝下。母亲见外婆咽下最后一口汤药，会立刻递上早已准备好的清水，让她漱漱口。

我曾偷尝过，那汤药是极苦的，还又涩又酸。可母亲每次尝时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。我曾问过母亲，那么苦的汤药，何必每次都尝？母亲莞尔一笑说：“比起你外婆为我付出的，这算什么！没有苦，哪知甜。试温度，也是孝心呢！”一席话，让我立刻想到那句《弟子规》里的：“亲有疾，药先尝。昼夜侍，不离床。”原来，古人都是这么做的，母亲身体力行，给我潜移默化地传达出了孝道的概念。

如今，看到父亲站在白瓷药罐前给母亲熬药，我立刻接过药罐，是时候该我尽孝了。